



民国通俗小说典藏文库·冯玉奇卷

甜如蜜·个中苦

冯玉奇◎著

民國通俗小說典藏文庫
民國通俗小說典藏文庫
民國通俗小說典藏文庫
民國通俗小說典藏文庫
民國通俗小說典藏文庫





民国通俗小说典藏文库·冯玉奇卷

甜如蜜·个中苦

冯玉奇◎著

中国文史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甜如蜜·个中苦 / 冯玉奇著. — 北京 : 中国文史出版社, 2018.3

(民国通俗小说典藏文库·冯玉奇卷)

ISBN 978-7-5205-0044-9

I. ①甜… II. ①冯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中国-现代
IV. ①I246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8)第 009881 号

点 校: 清寒树 韦健伟
责任编辑: 蔡晓欧

出版发行: 中国文史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23 号 邮编: 100811

电 话: 010-66173572 66168268 66192736 (发行部)

传 真: 010-66192703

印 装: 廊坊市海涛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开 本: 720×1020 1/16

印 张: 18.75 字数: 254 千字

版 次: 2018 年 8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: 58.00 元

文史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文史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与发行部联系退换。

目 录

甜 如 蜜

第 一 回	柳阴观鱼跃	海上闹鲸吞	3
第 二 回	病自愁中起	祸从天上来	11
第 三 回	登舟挥泪别	投笔事戎行	20
第 四 回	手足分离日	烽烟弥漫时	29
第 五 回	人来桃源境	曲谱好男儿	38
第 六 回	苦中偷作乐	客里黯销魂	48
第 七 回	同心研学术	合影慰痴情	58
第 八 回	飞来黄金祟	引出孽海花	69
第 九 回	春情浓于酒	妒意酸同醋	79
第 十 回	舞池狂欢乐	平地忽风波	91
第十一回	负心千古独	足失两身体	103

个 中 苦

第 一 回	病心踪顿失	溅血泪长流	127
第 二 回	术笼浮薄子	心醉自由花	138
第 三 回	花香情似蜜	蝶恋态更狂	149
第 四 回	温柔忘岁月	醋海起风波	161

第 五 回	遍地多荆棘	到处是陷阱	173
第 六 回	各有难言隐	都从心上猜	185
第 七 回	侮人更自辱	解闷反招忧	198
第 八 回	不辞风尘苦	哪怕威武侵	211
第 九 回	情深鸾凤结	路狭嫂姑逢	224
第 十 回	赧颜朝老父	辣手毒仇人	238
第十一回	醉生甘梦死	今是觉昨非	253
第十二回	人天证善果	骨肉喜团圆	266
附 录	从鸳鸯蝴蝶派谈到冯玉奇小说	裴效维	279

甜 如 蜜

第一回

柳阴观鱼跃 海上闹鲸吞

这里是一个小小的农村，很有诗情画意，有小桥，有流水，有茅屋，有竹篱，村中有黄发的老叟，有垂髫的稚子。傍着绿盈盈的春山，沿着碧油油的溪水，溪的两旁，垂着一丝丝的嫩柳，茅屋前后，又植着许多映日的红桃，衬着娇嫩的绿叶，愈显得桃花的灿烂，鲜艳得可爱，好像二八女郎，羞答答地掩映在怡荡的春风中。

春天的景致是这样美丽，但到了秋天，西溪就有吐艳的红蓼，东篱就有初绽的黄菊，凉风吹过，听一阵的松涛，白云飞来，飘无边的木叶，看天上的雁阵惊寒，聆山中的钟声入暮，虽不及春季那样艳丽，却也有秋日幽雅的好处。

这是个夏残秋初的天气，柳枝已由嫩黄而变成了碧绿，斜阳悄悄地将离别了宇宙，四周是静得没有一丝声息。只见一个清癯老人，临着溪流，坐在柳下一块干净的大石上，手中持着钓竿，慢慢把竿上的丝绳放到碧波中央。没有一会儿，老人便觉水中的波纹荡漾了好几个圈儿，先是一个小圈儿，小圈儿之外，又包围着无数的大圈儿，同时又感到钓竿下的饵已有鱼来吞食的模样，顿时心中无限欢喜，急急把竹竿用力提到草地上来。果见有一条锦鱼，巨口细鳞，足有五寸多长，活泼泼地在芳草丛中跳跃。老人乐得把干瘪的嘴张开，一面呵呵地大笑，一面又颤声地喊道：

“蕊儿，你快来呀！爸爸已钓着一条大鱼了。”

随着这喊声，这就见茅屋内跳出一个头梳双丫髻的朴素的姑娘来。

她身穿蓝底白花的袄，青布的裤，紫色的鞋，鹅蛋似的脸满堆着笑容，娇小玲珑的身材，活泼得像黄莺那样可爱。一见草地上跳跃的鱼，就慌忙蹲下身去，用两只嫩白的小手捉那条鱼。谁知这条鱼比那个来捉鱼的蕊姑娘还要活泼，蕊儿伸手按到东，那鱼却一跃跳到西，等蕊儿两手飞快地跟到西，那鱼早又泼啦啦地一跳，翻身仍到东面去了。老人见蕊儿捉不住鱼，便提着喉咙笑喊道：

“蕊儿，你怎的这般没用呀？一条小小的鱼儿都捞不住它，你还想跟哥哥到运动场上踢足球去吗？”

蕊儿听爸爸说她没用，小嘴儿一撇，气鼓鼓地用两手狠命地按去，那鱼儿果然给她捉住。她这就乐得掀着酒窝儿，乌圆的眸珠一转，笑盈盈抬头叫道：

“爸爸，你说我没用，现在可给我捉住啦！真的是一条肥嫩的川鱼，晚上给爸爸下酒，真个是鲜得了不得。”

“哈哈！你也喜欢尝这鱼儿的滋味吗？快地拿回去，叫嫂嫂给你蒸起来，我随后就进来了。”

老人很欣慰地这样说，一面把钓丝收起，瞧那蕊儿早已一跳一跳地跑回茅屋里去了。

太阳泛着金黄色的颜色，映在婆婆的柳丝上，柳丝随着微风不停地摇动，照耀着人的眼睑，就觉得一闪一闪，愈显得夕阳的可爱。尤其秋日的晚晖，淡淡地映到胸襟，好像慈爱的母亲把人们当作孩子拥抱到怀里，那孩子便得到了无上的安慰似的。但傍晚的斜晖虽然惹人留恋，所可惜的是好景不长，那阳光在暮色笼罩下，向大地行了一个告别礼，冉冉地已向西山脚下没去。村中各家的屋顶上，透出一缕缕的炊烟，乘着晚风暮霭，渐渐地直上碧霄，仿佛告诉着人们已到晚餐的时候了。天空蔚蓝的颜色已变成了紫霭，五彩云霓都已消失，一弯淡淡眉月，上了柳梢头上。山谷中的归鸦好像落叶似的飞向丛林，一阵“啁呀”的声音送到老人的耳际。他便站起身子，掬着钓竿，移步而回，同时口中又很高兴地唱道：

桃花开兮鳊鲕肥，芳草鲜美兮燕儿飞。

芦花白兮蒹葭苍，忆山妻兮不能忘。

垂竿钓兮消吾忧，获锦鳞兮坐清流。

日之夕兮时不留，发狂歌兮一醉休，

此间快乐兮复何求？

原来这老人姓董名伯彦，自幼好读诗书，早年亦曾干过革命事业。只因娶妻钮氏，不幸早亡，钮氏生下四个儿女，大儿孟邦，年已二十四岁，娶媳秦白萍，孟邦、白萍均已毕业中学。第二个是女儿，乳名叫大猫，学名蟾仙，年已双十，旧岁方才毕业江右女中，自幼许配徐梦花，只是不曾迎娶过门。第三个却是儿子，名叫秋豹，虽然年已十六，但生性傻憨，不脱孩子气味。第四个又是女儿，乳名叫小猫，学名蕊仙，年仅十五，和秋豹同校念书。伯彦因儿女满前，婚嫁未了，兼之时局不靖，因此隐居江阴农村半耕半读，有暇的时候，便同儿女讲解些诗文，倒也不嫌寂寞。无如忧能伤人，伯彦虽然享着乡村的清福，但有时想起男婚女嫁，自己又没有有一个主持中馈的人，所以每每双眉不展，长吁短叹。他年未半百，却已须发斑白。大儿孟邦又不在身边，在江都城中当教员，幸伯彦秉性淡泊，游于山，钓于水，自得其乐。今日傍晚无事，又在溪头垂钓，果然给他钓上一条锦色的鲜鱼，一时心中快乐，所以便脱口唱了几句，也可以想见他胸中的抱负并满腹的心事了。

伯彦跨进院子，只见草堂上已点着一盏灯火，灯火中间，摆着几样饭菜，一碟落花生，一碟豆腐干，一碗晚菘，一碗腌肉萝卜汤，外加一壶自制的佳酿。伯彦正待放下钓竿，只见草堂后他的儿媳白萍早又手捧着一碗热气腾腾的蒸鱼，温柔地喊道：

“爸爸，好用酒啦！今儿这一条鱼真比昨天的要肥得多，爸爸快吃了，怕冷着就不好吃。”

“萍儿，你叫蟾儿、蕊儿、豹儿都来吃呀！你自己也好来了。”

伯彦说着，屏门后早闻得一阵嬉笑声音，这就见豹儿、蕊儿拉着蟾儿的手，连奔带跳地出来。听秋豹还不住地嚷道：

“爸爸，你怎么不多捉些大鱼来啊？我要像隔壁嫂子脚一般大的鱼，吃起来才够饱哩！”

“豹儿，你又说呆话了，你的年纪已一年一年地大起来，怎么还是这样的傻气呀？”

伯彦听了秋豹的话，瞪了他一眼，白萍、蟾仙、蕊仙都扑哧笑起来，蕊仙还向秋豹扮个兔子脸。秋豹虽憨傻，和妹子最好，见她这样，便笑道：

“哥哥被骂，妹妹可乐了。”

大家忍不住又笑起来。一会儿伯彦坐在中央，蟾仙、蕊仙、秋豹、萍儿都挨次坐下。秋豹便把自己面前的一碗饭脚快手快地覆到白萍碗上去，把覆去的空碗伸手递到伯彦面前，又大声叫道：

“爸爸，我也要喝酒，爸爸快给我筛一碗吧！”

伯彦见了生气喝道：

“你怎么可以喝酒呢？喝醉了是要伤脑筋的，这也能玩吗？”

秋豹不肯依，扭着身叫道：

“爸爸，你别诳我。爸爸每天晚上喝酒，怎么没有醉，也没有伤脑筋呀？”

蟾仙见他憨得厉害，遂把白萍的饭碗拿来，仍旧覆到他的碗内，对他解释道：

“豹弟痴了，叫嫂子怎样吃呀？你是个孩子，喝不得酒，哪能和爸爸相比？爸爸喝酒是可以活血脉补身体，不会伤脑筋的。”

秋豹听了不服，一面接过饭碗，一面咕噜着道：

“做了爸爸就好喝酒，做了孩子就不能喝酒，我不晓得几时可以做爸爸。爸爸，请你快些也给我做一个爸爸吧！”

秋豹的话还没说完，却把蕊仙刚喝在口里的一勺汤，霎时间就像鲸鱼喷水似的淋淋漓漓喷了一满桌，还用手指戳脸羞他道：

“哥哥说这话，不怕难为情吗？妻子也没娶，倒想做爸爸哩！”

“这有什么难为情？爸爸为什么一丝不难为情呢？”

秋豹瞪着眼回答，把个白萍和蟾仙咯咯地笑弯了腰。伯彦却轻轻叹了一口气，一心愁着秋豹的智识未开，假使他妈在着的话，当然可以随时开导他，也许他就不至于熬成这个模样。想到这里，虽然是喝着酒，却又引起了无限的心事。酒虽能够消愁，但有时反足以钓愁，并非酒之为物，有两样的作用，实在是因人的处境不同，所以酒落欢肠的自然是块垒尽消，酒落愁肠的便觉得愁上加愁，这并不是一句虚话，想过来的个中人，是都能够明白这个道理的。伯彦酒后添愁，当时便停杯不饮，匆匆用过了饭，白萍把碗碟收拾到厨下去。蟾仙端水让爸爸、弟弟、妹妹洗过了脸。伯彦坐在灯下，方欲教授秋豹、蕊仙念些常识，突然听得有人敲门。白萍慌忙把门开了，原来是镇上的匡大哥，他手中递上一卷报纸，说道：

“这是从上海刚寄到的《新闻报》。”

“谢谢你，请里面坐会儿吧！”

“不坐了，我还有些小事……”

话还未完，身子已转出了屋门。白萍把门关上，走进房里，把《新闻报》递给伯彦道：

“这是匡大哥才送来的，爸爸，不知有什么消息呢？”

“我因僻居乡村，每天托他送来，瞧瞧各地的时事新闻。这孩子就真勤俭，总没一天误事的。”

伯彦一面说，一面翻报纸，只见第一版封面上就有挺大的标题：

时局急转，战争已于昨日早晨八时开始爆发，当地难民拥挤，不能逃出。

伯彦骤然瞧到这个霹雳似的消息，顿时大惊失色，禁不住叫声：

“哎哟！这可怎么了？”

前几天的报上，形势本来非常严重，在伯彦的心里，犹希望冲突的局面能够慢慢地打消。现在一瞧接触的消息是已经证实了，不知道这个战端一经开始，究竟到何时才得了结？蕊仙见爸爸的脸上现着很焦急的样子，她的一颗小心灵也跟着爸爸同时很慌张地问道：

“爸爸，你瞧到了什么啦？平日爸瞧报没有这样慌张，爸爸快说给我们听呀！到底是个怎么不好的消息呢？”

“孩子，如今是已经开战了，这不幸的消息现在居然从酝酿的当中而成为事实的了。唉！还有什么话好说呢？总之一句话，是老的等着，小的赶着，倒不如你娘死了，眼不见、耳不闻地安耽呢！”

白萍、蟾仙站在旁边，听了这话，也是吃了一惊。只见秋豹把胸脯一挺，却插嘴叫道：

“爸爸别害怕，孩儿饭也会吃，书也会念，难道打仗就怕起来吗？倘然江阴地方真个要打仗了，孩儿便当第一保护你避难去。”

蕊仙见秋豹又说起大话来，慌忙伸手把他的嘴扣住，对他啐了一口，笑道：

“二哥，你别瞎说，听见放爆竹都会害怕的，倒想打仗哩！”

秋豹听妹妹说他如此胆小，这是他生平感到最可耻的事，因瞪着眼，要咬她手，吓得蕊仙急忙缩回了手，一面又哧哧地笑。秋豹大声嚷道：

“妹妹敢小觑我，你自己是个女孩儿，想来一定怕打仗的，所以说我也害怕了，羞也不羞？”

蕊仙虽是个女孩子，平日性情十分温和，却也非常好胜，听了这话，把苹果似的颊儿一绷，哼了一声道：

“男孩子有什么稀罕？你不晓得木兰所做的事吗？难道她不是一个女孩子？我看哥哥是个只能说不能做的，所以叫你别多开口。”

这两句话把秋豹气急了，再也忍耐不住，早就捏着小拳头，要向蕊仙的头上打下来。白萍一见，慌忙把蕊仙拉到怀里。蟾仙也急将秋豹抱住道：

“大家只能口说，不能手打，弟弟怎么动起蛮来了？你不要以为妹妹柔弱力小，就欺侮她了，要知嫂子和姊姊抱起不平来，你可糟了。”

“哼！妹妹她侮辱我，我要反抗的。帮忙不稀罕，而且也没有这样的好人。”

“不要嫂嫂和姊姊帮忙，我自己来和你打好了，你屡次捏着拳头欺侮我，我今天和你拼一场。”

蕊仙气鼓鼓地把小脸儿涨得绯红。白萍笑着劝慰道：

“蕊姑，你别气，二叔是不好，我们叫他赔罪。爸爸正在瞧报，你们快不要闹了。”

蕊仙听了嫂子的话，便静静地不作一声，只瞪了秋豹一眼。秋豹偃着蟾仙的身子，望着蕊仙反而笑了。

“不要脸，谁和你笑？”

蕊仙生气着说，白萍和蟾仙也笑了。

这时，门外起了一阵凉风，那天又滴滴答答地下了一场秋雨，同时气候转变，大家都感到了一阵薄寒侵人，单衣不暖。伯彦放下报纸，瞧着秋豹、蕊仙道：

“你们两个孩子这么大了，还尽管淘气哩！已凉的天气，人最是容易惹病的，现在时已不早，天又下起雨来，你们都赶快去睡吧！明天豹儿、蕊儿还得添上件衣服呢！”

白萍、蟾仙听爸爸这样说，遂向老人家道了一声晚安，各携着秋豹、蕊仙到后面卧房里去了。

伯彦独坐灯下，又看了一会儿报纸，想了一会儿心事，只觉风吹窗隙，瑟瑟作响，一会儿又是一阵狂飙，吹得人肌发生寒，禁不住打了几个寒噤。因也离开桌边，上床睡去。

谁知伯彦是个忧时愤俗之士，兼之外感时局，内伤积劳，耿耿秋夜，真是闷人天气。一宵易过，第二天早晨，他便周身发烧，再也不能起床来了。白萍、蟾仙见爸爸突然生病，心中都不胜焦急，且村镇又没有名医可请，只好把家藏的神曲茶煎汤给他服下，一面又把萝卜切丝，

摆嫩姜数片，外加葱白和饭，做汤一盅，劝伯彦略为吃些，意思是用以取汗，可以散去寒邪。伯彦吃后，又把被紧紧裹身，谁知到晚，依然未痊，寒热倒反而盛起来。白萍、蟾仙不免心中慌张，秋豹、蕊仙也暗暗担忧。蟾仙欲写信给孟邦，白萍欲先告知了爸爸。伯彦见四个孩子焦急状态，心中已料到一半，因喊他们到床前，反而安慰着道：

“好孩子，你们不要惊慌，爸爸并没有什么大病，只不过秋后着凉。古人说，不药为中医，想过了几天，自然痊愈。邦儿在城里服务教育，你们切不可叫他回来，他来了，不但徒劳往返，且亦于病无益的。”

蟾仙、白萍听爸爸不要他们去喊孟邦回来，为要顺从老人家的心理，也只好把通知孟邦的意思打消。

第二回

病自愁中起 祸从天上来

秋雨连绵，淅淅沥沥地落了十天，那伯彦的病有时好些，有时厉害些，也足足地卧了十天。这时，匡大哥有个小姨，名叫梅琴，方从上海逃难回来。梅琴和蟾仙自幼就在一块儿长大，两人本来是极要好的女朋友，后来梅琴嫁了一个丈夫，名叫俞则民。则民在上海充律师帮办的下手，其实却是律师的一个掮客，终日在茶会上，见有人要拆姘头，或者男女恋爱已经成功，双方要签立同居凭证等事情，则民便代他介绍一个律师，从此中捞些报酬。这样不劳而获的生活，每月里的进益，倒也真着实不少，多的时候总有四五百元，少的时候也有二三百元。但则民的进账虽好，至于他的出账方面，却也很是可观。他到底要多少开销呢？说少也要二三百元一个月。因为他这个行业，是在三百六十行以外，生意的来源，全仗外面交际应酬，而交际应酬又不外是开房间打雀牌，上总会跑舞场，你想这等交际，哪一样不要花费金钱？一夜里花去十元二十元，真还算不来稀奇。则民总算是个有把握的人，他把妻子梅琴接到上海，租了一幢房子，有时把人家托他办理的案子统统都约到自己家里来接洽，因此梅琴就无形中充了一个律师帮办下的女招待员，所以这几年来，上海奇形怪状诸色人等，梅琴是没有什么不相认识了。则民有兜不转的地方，倒反要仰仗梅琴出场，说起来梅琴真可称是一个帮夫的贤内助了。

这样地混过了两年，照理则民是可以多几个金钱了，谁知他不但没有多余，反而背了一身的债，天天还像在过年三十哩。梅琴呢，因为凭

着她白俏干净的头脸，又有能说能言的巧舌，更兼神秘莫测的手段，所以上自公馆里的姨太太、大小姐，下至工厂里的女工，以及各大公司的女职员，一经她的拉拢，便个个认为心腹之交，订为手帕好友。梅琴具此魔力，所以她的手中倒着实积得不少的造孽钱。此次因上海战事发生，飞机、大炮整日整夜地轰隆隆轰隆隆不断地轰炸，难民死在炮火之下，焦头烂额，折足断臂，实为千古所未有的惨状。梅琴既有了几个造孽钱，便一心要回乡避难，则民因仰仗夫人的地方很多，所以并没有阻止，实在他也没有能力可以叫她留在上海，所以乐得顺从她的意思，乘此便又向她拿了几个钱。梅琴想起富贵不回故乡，好像是锦衣夜行，因此愈加坚决她的归计了。

梅琴既回到江阴，想起村中一班小姊妹淘里，自然先要来拜访董蟾仙。那日，梅琴换了一身簇新的放剪刀的旗袍，戴了光彩夺目的钻戒，穿了半高跟的革履，手中还拿了许多最新式的化妆品，并三双最摩登的长筒丝袜，是预备送给董家蟾仙姊妹和她的嫂子白萍用的。董家离她的家里不到五十步路途，虽然地下是很湿，幸喜这天却没有下雨，不多一会儿，已到蟾仙的门首，她便敲门进去。只见蕊仙迎出来，连急让座，一面又向房内高声喊道：

“大姊姊、大嫂子，吕家的梅琴姊姊来了，你们快来瞧呀！梅琴姊姊两年不见，已变成一个多么漂亮的人了！”

蟾仙和白萍正伴在伯彦的床边，因伯彦方才睡熟，姑嫂俩人轻轻谈天着，忽然蕊仙一阵高声的怪叫，慌忙蹑手蹑脚地走出房来。一见梅琴的打扮，和上次动身到上海去的时候相较，真好像是换了一个人。女孩儿家是好虚荣的多，一时心里都十分羡慕。白萍已把一张方板凳掇过，用布抹去了灰尘，请梅琴坐下。蟾仙早满脸堆笑地跑到她面前，握起她的手，亲热地叫道：

“梅琴姊姊，你上海是哪一天到的？我们整整有两年不见了，我的姊夫则民哥可好？有没有同来呀？”

蟾仙说着，和她一同坐下。梅琴见蕊仙站在旁边，身材长了不少，